

廣

豐去聲

異

編

皇鑑異編卷之三十

邱月軒主人彙次

獸部五

高郵州同

弘治中浙江某生為高郵同知有一妻一妾嘗夜卧外齋中見夫人靚粧而至曰恐渠妬歡潛出薦枕幸勿言且勿入也乃留一宿而去明夕又至旦徃宵來如此踰月其形漸羸瘠而性理恍惚不復以政事為意一日入室而夫人疑之詰曰爾何瘦何久不見慍曰女無夕不出尚何疑矣夫人大駭曰初不識外室何緣妄造且吾與妾同處

可驗妾如言而答交口力辨竟不聽而出其夕復寤其妾
來言曰夫人貪歡相背為公面斥幾羞死今者妾故彼之
計冒耻相從惟公私之當夜夜相伴夫曰諾自是妾當其
夕又月許以事入內妾牽衣告曰久不見公瘦不堪目矣
人對如初妾堅云未出又不聽二人乃曰此必妖也因強
之入內交卧以持之復夢二女子戟手詈言宜蚤出不出
殺汝意惘惘竟就外宿妻潛使人窺之見兩青衣侍寢其
狀則日所役閹人也妻召尉弓手伏齋旁以伺之戒之曰
彼果人也平旦出其勿射五鼓出者審為妖矣亟射勿失
天未明二閹人果衣冠而興意欣欣然未及門衆矢業發

中其一仆地視之則一老白狐流血死矣其一遁去其家
延醫治療凡半年平復

蔣生

天順甲申歲浙人盧金將常往來湖湘間販賣物貨變易
麻豆其年船抵湖廣之漢陽因觀觀音閣館驛一帶江水
衝塌灣泊不便乃館於洗馬口舒家店發賣貨物店東馬
姓者一女年十八美姿容勤女工自幼不喜言笑漢陽街
府及武昌求聘者紛紛父母因無子未許嫁蔣生見而悅
之其女不知人私視是時盧生年五十蔣生年十九年幼
飄逸能詩一日朗吟曰丹桂花開月有光不能採摘只

香高唐無夢巫山杏孤館蕭蕭空斷腸是夕天欲雨忽聞
扣門聲蔣生執燭開門乃見日間對窓下之女低聲謂之
曰適見閣下有顧盼意是以背父母私就君子莫棄醜陋
願效文君蔣喜不自勝乃附耳謂曰盧叔方矚慎勿高言
遂就寢天五鼓女告歸低囑生曰我父母年雖老而性嚴
汝日間見我不可嬉戲只如往日可保終始於是蔣生日
攻書史目不外視其家女本不知倚窓刺繡如常蔣思夜
間相囑之言以為真有此情愈加持重東鄰皆喜其少年
謹厚是後夜夜往來蔣生漸無精采茶飯減進盧生問病
之根由但以思父母為對服藥求神一無應驗一日盧論

以鬼神不測之言蔣生病篤亦自恐又見馬家之女所見不似乎有情乃道其詳盧曰謬矣馬家門壁高父母嚴女不生趨從何而出又問之曰今夕來否蔣曰來盧曰來則依我行乃以麤布裹芝蔴二升語生曰來則以此物與之蔣曰與此何用盧曰汝但依此行管教病愈是夕女果來蔣生始疑懼將前物以贈女謂之曰我病着題目了汝且回女亦感傷涕泗不肯去蔣懼呼盧女恐盧識拭淚而去次早盧教蔣生步芝蔴撒止何地蔣生依所教而行至大別山後一石洞邊見一狐人首高身軀睡正濃生呼云爾坑陷殺我耶其物醒而謂愧乃謂生曰今日殺我

我了我必有以相報乃入洞取草三束投生曰後得一
煎湯自洗其病即愈一束撒在馬家屋上其家女即生癩
風人不堪近醫不能救汝令人求之自醫將此第三束草
煎湯洗之則復如舊與君偕老無恙故此相報耳君其返
勿以我之故告同舍即我與即君共枕席十三餘月乃宿
緣不偶然夫妻情意不可相忘言訖泣下如雨生亦念其
舊不忍加害乃與之別至館廬問何術見匿不言唯唯而
已其夜生以草水洗之不二日瘡果瘳乃暗以次束草撒
馬家房上其女果生癩皮膚瘡膿出時大炎熱穢氣觸人醫
術不能瘳父母不能近求其速死而不得欲投之於江而

不忍釋生乃浼漢陽所軍戶王媽媽為媒求之其家以
為戲言亦戲之曰要便擡去於是蔣生以白金二錠為聘
禮其家不受至次日蔣生塞鼻自背過街行者皆掩鼻其
夜生煎湯以洗之二三日間瘡口漸愈四五日後瘡殺利
落七八日起牀行履未及半月言笑容顏如舊父母合家
驚悔乃欲設宴延生結納生亦欲償聘禮女拒之以父
情薄不捨財抹已乙酉歲徙居漢口滕古源家買舟約
生回杭後不知所終

徐安

美人頰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漁獵為事安妻王氏貌甚美

知之開元五年秋安游海州王氏獨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狀甚偉顧王氏曰可惜芳豔虛過一生王氏聞而悅之遂與之結好而來去無憚安既還妻見之恩義殊隔安頗訝之其妻至日將夕即飾粧靜處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曉方回亦不見其出入之處它日安潛伺之其妻乃騎故籠從窻而出至曉復返安是夕閉婦於它室乃詐為女子粧飾袖短劍騎故籠以待之至二更忽從窻而出徑入一山頰乃至會所帷幄華煥酒饌羅列坐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來何早乎安乃奮劍擊之三少年死於坐安復騎籠即不復飛矣俟曉而返視夜來所殺三少年

看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復粧飾矣

何讓之

唐神龍中廬江何讓之赴洛遇上巳日將陟老君廟瞰
中遊春冠蓋廟之東北二百餘步有大丘三四峙亦號
漢諸陵故張孟陽七哀詩云恭文遙相望原隰鬱膻原
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獨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盤石可容數
十人坐見一翁姿貌有異常筆眉鬢皓然看賓幪巾襦持
幘烏紗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荆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沒
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為
有一貴戚金翠車輿如花之婢數十連袂笑樂而

門抵榆林店又睇中橋之南北垂楊拂於天津紫花明於
上苑紫禁綺陌軋亂香塵讓之方歎棲遲獨行踽踽已就
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陽女兒多無奈孤翁老去何
讓之遽欲前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從焉初入丘曠黑
不辨其逐翁已復本形矣遂見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
星讓之却出玄堂之外門東有一筵已空讓之見一几案
上有硃盞筆硯之類有一帖文書紙盡慘灰色文字則不
可曉解畧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
載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水北同
德寺僧志靜來訪讓之說云前者所獲丘中文書非即君

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禍福中國卽君
必能却歸此物它亦醉謝不薄其人謂志靜曰吾已備三
百緡欲贖購此書如何讓之許諾志靜明日挈三百緡送
讓之讓之領訖遂給志靜言其書已為往還所借更一兩
日當徵之便可歸本讓之後為朋友所說云此僧亦是妖
魅柰何欲還之所納緡但諱之可也後志靜來讓之悉盡
云殊無此事兼不曾有此文書志靜無言而退經月餘讓
之先有弟在東吳別已踰年一旦其弟至焉與讓之話讓
私中外甚有道理夜則兄弟聯床經五六日忽問讓之
聞此地多狐作怪誠有之乎讓之遂話其事而誇去書一

月前曾獲野狐之書文一帖今見存焉其弟固不信寧有是事讓之至遲旦揭篋取此文書帖示弟弟捧而驚歎時擲於讓之前化為一狐矣俄見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狀跨白馬南馳疾去適有西域胡僧賀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影讓之相給讓之嗟異未幾遂有敕捕內庫被人監貢絹二百匹尋蹤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讓之囊檢焉果獲其縑已費數十匹執讓之赴法讓之不能雪卒斃枯木

王生

王生某者讀書山室中往來必經方氏之門方有女年十

七歲姿色姝麗善解詩賦常倚門盼望見王年少美容每
秋波偷送彼此含情而父母戒嚴不能少通款曲王亦思
方不置常形之夢寐一日晚悵悵無聊步月中庭吟哦良
久忽見一女從外來近視之則方也喜躍不勝擁致幃中
各叙衷曲綢繆歡娛事闌已二鼓矣女不覺浩然長歎王
問之女曰噫我死矣我非方氏也乃老狐耳吸日精月華
幾百年矣仙道已成第欠陽精耳每於夢中取君之精固
不可得不獲已化方氏來今君戰德過度妾亦漏洩行將
有子懷十二月而生我必死於峰巔塔下此子君之骨
它日大有文名佐聖主理天下可名之令狐氏使不忘

君念一宵之愛，幸殮我於塔下，我願足矣。涕泣而去。王遂歸，托媒達於方氏，願締姻焉。方從之。合卺之夕，王遁，所以方曰：向因嘗夢與君遇，然不至為文君之行，不意此狐假我誘君，非君之善戰，此身終不白污我多矣。伉儷甚相得。明年，王果從峰巒竄之趨山半間，兒啼聲至，則一狐死焉。王乃殮之，而抱兒歸。方育之如己子。長氏令狐竄，聰穎官至翰林。

曹翁

天常陳生以貢至京，僦邸玉河橋下。時邸價湧貴，費翁者家有一樓三間，且在市中，度必重價。陳漫酌五錢一月而

費翁乃欣然無難色生方幸其庶及暮本學司訓之子來訪因言陳兄何以寓是此樓有老狐居之每夕出擾人宜亟遷去陳未信抵夜半酣以草苫宿於樓隙下忽簷前呬嚶如小兒聲俄呼陳曰官府睡未陳不應良久呼費翁曰今夜成事翁罵曰臭皮貨不予汝狐曰爾夫婦太狠得我銀五百兩又不許我婚事昨者有三十兩首飾吾念爾夫婦無禮如此與爾何為西角頭王翁女與我好我自予之翁復罵曰不希罕皮貨橫財狐曰勿罵我罵出行止令人羞殺翁曰何不明言狐曰即如往年兒死新婦年十七爾即有新臺之念嗔其不從遂歸改嫁有諸此豈人所為翁

曰無此事臭皮貨胡說狐乃冷笑呼陳曰官府我小人兒
不當管人家閑事即如東角頭張序班娘子與姑夫好了
偷銀三十兩與之張序班乃向伴當責取此項冤枉事何
由得明陳不敢答聲又叱罵翁媪不已媪亦大聲答之至
半夜乃息陳驚悸一夕不眠明日移居它所翁亦不敢留
是夕尚有籠重物未去一僕守之狐又呼曰哥爾家官人
何往曰朋友相留不來矣狐拊掌云怕我耳我不纏渠何
用遷也其鄰寓有山西商人勇果善射聞而怒召翁曰吾
為君懷劍待之必殺之乃已豈有妖物橫行如此翁喜置
酒延商坐樓上將即席狐作一老者長三尺餘覆帽褐衣

揖商言曰吾告官人吾用銀五百兩在此老處而一小
不肯嫁我誰之理直耶公初色變而起商奮劍揮之狐一
其尾火焰滿樓商擲劍仆地踰時乃甦狐指而笑曰好勇
漢何必出大言也自此遂絕不來

衢州少婦

衢州人李五七居城中本巨室子弟後生計淪落組為人
家嘗當門戶紹興戊辰歲三月夜天氣清潤微雲遮月
卧小軒若有捫其面者驚而起已為天且明適欲詣鄰
牒即具衣冠疾步抵譙樓下聽更鼓繞三通覺神宇不
彷徨無所屈往來於班春堂前驀聞奇香襲鼻俯仰

見堂內隱隱有燈火光益怪之謂夜半間安得有此
就望乃一少婦約年十八九自携小籠燈倚柱獨立姿態
絕艷含笑迎揖曰郎君萬福李巽謝應喏婦問曰今日使
府放詞狀否李曰然不審娘子為誰家人何為而至曰我
即城東丘秘校妻也嫁纔數月不幸夫亡居室一區遭鄰
里凌暴欺我婦婦不能訴故不免告官倘非冒夜以來必
將為所邀阻於勢當爾李正悅其貌又言語楚楚可傾聽
四顧無人情不能遏試以言挑之欣然相就携手入室繾
綣少焉東方已白郡既領訟牒矣兩人俟判畢別去婦約
今夕再用此時來及期復遇遂任舞踰月李求訝其連日

宵行疑必有淫泆之過以告亡賴輩俾捕之得於
後恰與婦寢呼謀共前皆就禽婦掣臂啣啣作若化為青
狐奔去衆駭追之茫無所覩矣

陳崇古

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後有果園委一人守之販鬻皆由
其手其人年可四十餘頗脩整不類庸下人獨居園中小
屋間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飲索酒共酌且求歡其
人疑之扣其居址姓氏終不答曰與君有宿緣故來相從
無問也遂與狎自是每夜輒至日久情密如伉儷亦不
究其所從來矣比舍人怪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以

人主人以其費財也召責之其人初抵諱因請莊覆視記籍曾無虧漏更研問乃吐實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謂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君者比世界內如吾輩無慮千數皆脩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陽氣一助耳更幾日數足吾亦不復留此於君無損也它日來闌飲沉醉談謔益款其人試挑之曰子於世間亦有所畏乎姬以醉忘情且恃交稔無復防虞直答曰吾無所畏吾睡時則有光旋繞身畔人欲不利於我者一躡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有所加也所竊惡者人能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禍矣其人唯唯俟其去目送而望之遙見其

踰趨田中往看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
胸臆隱隱熱下光盡飲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墜死
焉

胡老官

太學有松江士人者挈妻寓居一旦有老翁年可六十許
自陳閩鄉人姓胡無妻息願為公僕以糊口士人留之勤
者甚可人意久而與其妻有情每夕宿米甕中迨半夜則
竄竄竊而士人乃為移甕地上忽忽不覺反以胡老官
之竊則怒其昏庸謂之不查陳生告以故同列皆
此亦姑也閩間胡公何所異好春去好燒酒晨面

錢市酒延胡公好語之曰我友甚願公乃有歸
為盡歡胡公大喜衆友交勸不覺沉醉趨米甕中熟
以白紙封之外加熾炭火作號呼云我主百年脩行公忍
一朝害却因呼其妻曰娘子獨不念舊愛乎忍坐視吾
又云蒸殺我得銀簪一竅即出矣妻欲往救衆共縛之不
得起良父無聲啟視一老狐爛死於甕解其妻妻插呼烟
老官涕泣藥之始悟事在正德中

常明府

唐開元中有詔常明府自稱崔參軍求職常氏驚愕知是
妖媚然狝山科遣之其孤尋至後房自稱女婢女便悲泣

昏狂妄語常氏屢延術士狐益漫言不能却也聞峨眉有
道士能治邪魅求出為蜀令某因其伎以讓之既至道士
為立壇治之少時狐至壇取道士懸大樹上縛之常氏來
院中間專師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術適腳縛之常氏自
爾甘奉其女無復覬望家人謂曰若為女婿可下錢二千
貫為聘崔令於堂簷下布席修貫穿錢從簷上下群婢
穿之正得二千貫又之乃許婚令常請假送禮兼會諸親
及至車騎輝赫僮從風流三十餘人至常氏送雜絲五疋
匹紅羅五十匹它物稱是常乃與女經一年其子有為
母令問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頗成人叔父令事

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極罵云死野狐精
魅我一女不足更惱我兒吾夫婦暮年唯仰此子與汝
孤為婿絕吾繼嗣耶崔無言但微笑父母日夕拜請
汝若能愈兒疾女寔不敢復論父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
負心耳母頻為設盟誓異日崔乃於懷出一文字令書數
書及取鵲巢於兒房前燒之兼持鵲頭自衛當得免疾常
氏行其術數日子愈女亦効為之雄狐亦去罵云丈母果
爾負約如何言崔去之後五日常氏臨軒坐忽聞庭前異
不可柰仍有旋風自空而下崔孤衣馬衣服破弊流血淋
漓謂常曰君夫人不義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幾死

今長流沙磧不得來矣常極聲訶之曰窮老魅何不遵行
敢此逗遛耶狐云獨不念我錢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
錢今無可還受此斧毒君何無情至此常深感其言數致
辭謝徘徊復為旋風而去

狸丹

正統間松陽有婦為妖所憑每至則僵卧久之乃甦其後
日以瘦削其夫痛之約至親十餘人卧床前以防其來以
眠妖仍至不能却也有一書生授館其鄰夜起見一狸土
人謂之九節者出入一地板窠中心識之密以麻索為繩
結置穴口俟其跳入即疾擊其繩束之九節被縛乃獲

生曰吾與子無仇如放我者我穴中有金銀物焉謝書生
曰放汝不來如何九節曰我腹有丹吐以與君為質侯物
至即還我然勿開掌開即敗吾事矣書生許之乃吐一赤
珠入掌甚熱教以握固而去衆有醒者問何得香氣書生
恐衆逼即吞入口內丹忽自下衆問故曰我捉得九節已
失之美及九節捧金首飾一盒至而用不可得號呼死於
其門金則衆均分有之而書生年卒百歲能出入人房室
無禁以是恣為不道鄉邑患苦之然無形可捕末如之何
一日暴雷震死於室

黃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淳熙八年春夜已
為戶其僕崔三未寢聞外人扣門問為誰曰我也崔遂為
主公急啟開乃一少年女子容質甚美駭曰娘子何自來
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我只是左側孫家新婦
因取怒阿姑被逐出中夜無所歸願寄一宵崔曰我受備
於人安敢自擅女以言死請立不肯去崔不得已引至肆
傍一隅授以席使之寢久之起就崔榻密語曰我不慣孤
眠汝有意否崔喜出望外即留共宿鷄鳴而去繼此時時
一來崔以人奴僕好婦懼適所願不復詢究矣未一夕女
曰汝身得崔直不過千錢常不足給用袖出官券十千製

之其後屢致薄助崔又詰喜究崔二者素習後獵常以將
亡川忽詣弟處相問訊寄寓旬餘女杳不至崔思戀篤切
殆見夢寐乃吐情實告兄兄曰此地多鬼魅慮害汝命宜
速為之圖崔曰弟與之相從半年且賴渠拯恤義均仇儷
難誣以鬼也兄曰然則知我至則欽跡何邪崔曰正以兄
弟妨嫌於禮不可兄曰彼每至從何處出入曰入自外門
由樓梯而下兄是晚拾去取獵具捲網數枚散布之抵暮
再來伏於隱所三更後忽有聲急蕭燈照視得一班狸
長三尺死焉兄曰是物蓋惑吾弟者為剥其皮而烹其肉
崔恸沮悽淚不能勝情與日獨處室中覺異香馥烈女已

三嗟下大罵曰我與汝恩意如此兼數濟汝窘乏何為輕
信紅兄之言卒我是時未離家僅殺了一婢壞衫子一領
而已崔遜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為吾不恨汝遂駐留如
初至今猶在

謝混之

唐開元中東光縣令謝混之以嚴酷暴為政河南著稱
混之嘗大獵於縣東殺狐狼甚衆其年冬有二人詣臺訟
混之殺其父兄兼它贓物狼藉中書令張九齡令御史
曉往按之兼鑠繫告事者同往曉素與混之相善先曉其
狀令自料理混之遍問里正皆云不識有此人混之以

詐已各依狀明其妄以待辨曉將至滄州先牒繫混之於
獄混之令吏人鋪設使院候曉有里正從寺門前過門外
余剛有木室高護甚固聞金剛下有人語聲其裔已鎖非
人所入里正因逼前聽之聞其祝云縣令無狀殺我父兄
今我二弟詣臺所訴寬使人將至願大神庇廕令得理有
頃見女子從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尋之其人見里
正惶懼入寺至廁後失所在歸以告混之混之驚愕久之
迺曰吾春首太殺狐狼得無是耶及曉至引訟者出縣人
不之識訟者言詞忿爭理無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識者
勸令求獵大獵犬至見訟者且前搏逐徑跳上屋化為二

狐而去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竭蹶資
為鞬繼之用馬燧之鎮太原也募以能鷹犬從禽者自良
因請軍門自陳自良質狀驍健燧一見悅之置於左右每
呼鷹逐獸未嘗不愜心快意焉數年之間屢職至牙門大
將因從禽縱鷹逐一狐狐挺入古塲中鷹相隨之自良即
下馬乘勢跳入塲中深三丈許其間朗朗如燭見塲榻上
有壞棺復有一道士長尺餘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自良
因掣得文書不復有它物矣遂臂鷹而出道士隨呼曰幸

留文書當有厚報自良不應乃視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明旦有一道士儀狀風雅詣自良自良曰仙師何所遺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此非將軍所宜有若見還必有重報自良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軍禪將耳某能三年內致秉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良曰誠如此願亦未可信如何道士乃超然奮身上騰空中俄有仙人絳斝玉童白鶴徘徊空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良曰可不見乎此豈足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書歸之道士喜曰將軍果有福祚後年九月內當如約矣於昔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馬遂入覲太原耆舊有功大將官

秩崇高者十餘人從焉自良職最卑上問太原北門重鎮誰可代卿者燧昏然皆不省唯記自良名氏迺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將校當有耆舊功勳者自良後輩素無所聞卿更思量燧倉卒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許燧出見諸將愧汗浹背私誓其心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記舉自良上曰當俟議定於宰相耳它日宰相入對上問馬燧之將孰賢宰相愕然不能知其餘亦嘗以自良對之乃拜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

婆羅門

開元初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將乘舟赴任於東門外親朋
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與親故車先往胥溪水濱日暮宰
至舟旁饌已陳設而妻子不至宰復至宅尋之云去矣宰
驚不知所以復出城問行人人曰適食時見一婆羅門僧
執幡花前導有數乘車隨之比出城見車內婦人皆下從
婆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尋車跡至北郊墟墓
門有大塚見其車馬皆懋其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
皆從一僧合掌口稱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禽之婦
人遂罵曰吾正逐聖者今在天堂汝何人乃敢此抑遏至
於奴僕與言皆不應亦相與饒塚而行宰因執胡僧遂失

於是縛其妻及諸婦人皆誼叫至第竟夕呼號不可與言
宰邊明問於葉師師曰此天狐也能與天通斥之則已哉
之不可然此狐齋時必至請與俱來宰曰諾葉師仍與之
符令置所居門既置符妻及諸人皆寤謂宰曰吾昨見佛
來領諸聖衆將我等至天堂其中樂不可言佛執花前進
吾等方隨後作法事忽見汝至吾故罵不知迺是魅惑也
齋時婆羅門果至叩門乞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爭走出
門喧言佛又來矣宰禁之不可執胡僧鞭之見血面
之徃葉師所道遇洛陽令僧大叫稱冤洛陽令反
其言其故仍請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宰言

漸至聖真觀胡僧神色慘沮不言及門即請命既入
師命解其縛猶胡僧也葉師曰速復汝形懸即哀請
曰不可懸乃棄袈裟於地即老狐也師命觀之百遍
裝復為婆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頂禮而去出門
亡

上官翼

唐麟德時上官翼為絳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晚日獨
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絕代行過門前此子悅
之便爾調戲即求歡狎因問其所止將欲過之女云我門
戶雖佳郎州佐之子兩相形迹不願人知但能有心得方

便自來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辭此子將欲使留
久之然後見許昏後徙倚俟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來經
數日而舊使老婢於牖中窺之迺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
斷終不能制魅來轉數晝夜不去兒每將食魅必奪之否
梳此魅已飽兒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遺兒至手魅
已取去翼頗有智數因此密搗毒藥時秋晚油麻新熟置
令熬兩疊以一宜毒藥先取好者作啖徧與妻子未乃與
兒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藥者作啖與兒魅亦將去連與
數啖忽變作老狐宛轉而仆禽獲之即今燒毀訖命家
慶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須漸近遂入堂

皆稱冤號擗其哀中有一叟哭聲每云苦痛老狐何
喉寵枉殺性命數十日間朝夕來家徃徃見有衣線經
翼深憂之後來漸稀經久方絕亦無害也

崔昌

唐崔昌在東京莊讀書有小兒顏色殊異來止庭中久之
漸升階坐昌牀頭昌不之顧乃以手卷昌書昌徐問汝何
人斯來何所欲小兒云本好讀書君學問爾昌不之却
常問文義甚有理經數月日暮忽扶一老人垂醉至昌所
小兒暫出老人醉吐人瓜羹食昌甚惡之昌素有所持
利劍因斬斷頭成一去瓜頃之小兒至大怒云君何故每

狀殺我家長我豈不能殺君但以舊恩故爾大罵出門
爾乃絕

第三十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三十一

印月軒主人彙次

妖怪部

花紅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
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其價八萬貌甚美家人皆憐之至
秋受代郎將其家人入吳郡宅後通冬至朗綠新堂脩理
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勛東間窓下有一榻新設茵席
其上有脩車細簾麈十領東行南廈西廊之北一房充
一房即花紅及乳母居一間充厨至除前一日朗妹

皆盡真說之用鑪中煎三升許油旁堆炭火寸餘觔妹
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親意其情寢遂召之至
又無所執作則怒答之便云頭痛忽有大磚飛下
親俄又一大磚擊油鑪於是驚散厨中食器亂在階下日
已晚俱入西房食遂移入堂並將小兒及倚堂門子母相
依而生汗流如水不諭其怪朗取炭數片燃火俄聞空中
轟榻之聲火光空中上下見東窓牀上一女子年可十四
五作兩髻衣短黃襦跪於牀效人碾茶朗走近禽之繞屋
不及遠巡匿蘆簾積中朗又踏之默然有聲遂失所在坐
以至旦鷄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熟寢於西室朗召玉芝

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舉前因
節日求食於此君家不知云何見捕朗具茶酒飲之與求
近文曰心事無聊幸相悉足下之崇非吾所為其人不遠
但問他人當日知則遂白顧道士捨之里中有女巫朱二
娘又召令占之巫悉占家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
出責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
青脉廿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花紅再拜
稽首不由已朗懼減價賣之歷二家皆知此遂放之無所
身後包山道士申屠齡說其田云昔洞庭山人共負其
令守山廟後因初觀拓北境地其廟遂除廟中山

因巢於花紅之臂焉

許敬

許敬張閑同讀書於偃月山中書堂兩間各據其一中隔
有丈許許西而張東各開戶牖自春至冬各秉燭而學一
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許生戶而入初意其為張生而不之
疑其物已在索側及讀書徧乃迴視方見一物長可五尺
虎牙狼目毛如猴攫爪如鷹鸞服豹皮視見許生顧盼乃
以手端目並足而立許生恐甚遂失聲連叫張生相救如
是數百聲張生滅燭柱戶佯睡竟不之應其物忽倒行就
北壁火爐所踣踞而視許生呼張生不已其物又起於林

下取生谷伐薪却廻坐附火良久許生乃安心定氣而言
曰余姓許名敬辭家慕學與張閑同到此不蚤謁諸山神
深為罪耳然浮俗淺識幸勿見青言已其物奮起又手鞠
躬唯唯而出敬恨閑之不救已翌日乃撤書而歸而張生
亦相與俱罷業竟不成

李黃

渠州刺史李黃夏日憇於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寸
執篲掃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長三二寸昇一鑊添水
須臾鑊前有一夜叉執鐵杵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
三寸形色狀貌乃李也黃雖懼而不敢驚之乃叱黃

入鑊中須臾而出黃衣服而入穴中又見一婦於穴中乃黃之孀婦寓岳州父矣主鑊者叔黃婦入鑊中須臾又出姊衣服亦入穴中主鑊者亦入又二十人昇鑊入而擁者又掃去其灰燼數日如此黃大憂遣訪其婦亦無恙數年方卒黃十餘年亦卒

實不疑

武德功臣孫實不疑為中郎將告老歸家家在太原宅於北郭陽曲縣不疑為人勇有膽力少而任俠常結伴十數人鬪鷄走馬樗蒲一擲數萬所以義氣相期而太原城東北數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陰雨昏黑後多出人見之

或怖而死諸少年曰能往射道鬼者與錢五千餘人無言
唯不疑請行迨昏而往衆曰此人出城便潛藏而夜給我
以射其可信乎遂隨之不疑既至壘所鬼正出行不疑逐
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於岸下不
疑乃還諸人笑而授之財不疑盡以飲馬明日往尋之射
岸下得一方相身則編荆也其傍乃得三矢自是道鬼遂
亡不疑從此以雄勇聞及老年七十餘矣而意氣不衰後
晉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陽曲從人飲飲酣欲返主苦勸之
不疑盡令從者先獨留所乘馬昏後歸太原陽曲留之
不疑疑馳還其間則沙場也狐狸鬼火業業州三

夜忽見道左右皆店肆連延不絕時月滿雲薄不疑
俄而店肆轉衆有諸男女或歌或舞飲酒作樂或結
蹄有童子百餘人圍不疑馬踏蹄且歌馬不得行道有樹
不疑折其柯長且大以擊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
復見二百餘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來繞不疑踏蹄歌馬
不疑大怒又以樹柯擊之長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見非常
乃下道馳將投村野忽得一處自餘家屋宇甚盛不疑扣
門求宿皆寂無人應雖甚叫擊人猶不出村中有廟不疑
入之繫馬於柱據階而坐時朗月夜未半有婦人素服親
鞍突門而入直向不疑再拜問之婦人曰吾見夫婿獨君

故此相信不疑曰孰為夫壻婦人曰公即其人也亦疑知
是魅等之婦人乃去廳房內有床不疑息焉忽梁間有物
墮於其腹大如盆盡不疑厥之則為大音自投床下化為
火人長二尺餘光明照耀入於壁中因爾不見不疑又出
戶乘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憇止天曉不得去會其家求
而得之已昏愚且喪魄矣昇之還猶說其所見乃病月餘
卒

青州都監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為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
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鞋

不惟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曰射得好
二十矢集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二小鬼挾都監
步出畏或傷宮乃捨弓箭奪救之呼諸子僕妾為助了
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
適所射者老幼二十口唯子母兩人存驚痛幾絕驅吏走
報府府帥遣僚屬來視咸怪愕無策因為買棺收斂留一
宿將出殯偶啟便室取物見一客坐其中元不死渾如
夢寐扣其始末昧無知覺於是掘棺各貯箕帚桶杓之類
耳急徙他所而空厥居

劉崇班

政和初殿中崇班劉良士赴河北將官挈家至村驛驛舍
荒涼無一人供薪水呼問亭長乃在他所居久之始至劉
叱責之叩頭對曰驛為怪物所據不復容人跡前後過客
無敢居者劉笑曰吾平生無怖畏當此炎暑捨大屋弗居
而棲泊旅邸邪即便撤局見庭階蔓草盈尺詢怪物所止
曰多在西廂小廳下劉戒從卒環列中堂設寢處使連
居之自置一榻坐西邊以弓箭隨之二更後有白衣
袴杖至曰吾為土地神每恨妖鬼害人而力不能制
嘆息而已聞崇班素負膽氣今夕適群鬼皆醉臥
時盡執縛以縶請君殺之以清一方之孽為萬

欣然曰幸甚。妻即去頃之禽一物至不甚了了曰
下刀毋待其覺。即揮刃斬之。有聲啾然已而連續食
第斬首約四更時。斬三十餘級。橫尸流血腥氣逼人。其
拜異謝曰。盡矣。趨下廊廡間拊掌大笑。劉始疑焉。呼婦入
視則全家大小盡皆身首異處。不遺一人。劉驚悔。哭叫發
狂。越日而死。亭長言於官。焚柩此驛。其怪亦絕云。

王柱

高郵王柱年十三歲。從舅氏張世鄉學。假寓里之承天寺。
寺素多怪。柱年少頗有膽氣。一日執書徐步廡下。見階上
一小人長五寸許。朱髮朱衣。怒目視之。而躍柱叱之不退。

乃返書室小人即隨入立於門闕上嘻笑聲咳若罵若怒
作態不已柱讀書不顧小人乃自褰其裳出其陰如豆覆
於其檻上而去柱起視之尿濕處方三寸至旬日拭之不
乾不知何怪也柱所居皆古墓十五六時夜讀書於家之
別館起便旋有二物長三尺餘貌絕似回紇大呼於短牆
外云王柱可來吾與爾遊柱急回二物躍下各挽其掖而
行踰墻如飛墻外有井二物即推柱於井而去柱綿衣屨
不遽沉溺乃力撐井磚而呼家人皆睡無救者一卒
之聞井中有人聲乃下腰間繩引出口尚禁訥良久
以遇怪狀隸扣其家門納焉數日神爽方復不一

病死

丁諱

東陽丁諱出郭於方山亭泊亭渚有劉散騎遺母艱於京
外遺夜中忽有一婦人自通云劉郎患瘡聞叅軍能治故
來耳諱使前妾形端媚從婦數人命僕具肴饌酒酣嘆曰
今夕之會遂令人無貞白之操丁云友郎盛德豈顧老夫
便令婢取琵琶彈之歌曰久聞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體
雖朽老故是悅人情放琵琶上膝抱頭又歌曰女形雖薄
賤願得忻作壻縫繡觀良覲千載結同契聲氣婉媚令人
絕倒便令滅火共展情好比曉忽然不見吏云此亭舊有

妖魅

夏秀妻

高郵夏秀妻頗白皙嘗浣衣於河濱忽有一丈夫圓帽青
衣阜靴立水次語曰吾尋娘子三年矣今乃在此吾故爾
夫也為夏生所據今日可復故好婦大怒罵之且召秀指
示其人秀大笑汝見鬼乎妻曰此即是也秀乃叱妻還舍
其人隨至家夜卧床內謀謀不已大抵言子能捐妻相與
必具財禮若干為聘不敢虛奪汝妻秀不應久之舉家皆
見其形長六尺餘一美髯丈夫也嘗云往揚州及還橋
脚來餉皆揚城中物一日三餅置案上其妻方欲食

其一他日以銀二錠皆十餘兩翫弄其牀秀求之乃云
奇我妻雖百錠可得况此乎否則吾終能攜去秀奪其
藏之它日啟視亡之矣嘗云往蘇州夫婦乘間於日午講
巫山之好其妖突入火叱曰狗婦吾以汝為佳人愛汝高
汝望成百年姻媿乃不成才至此青天白日豈可為此事
邪辭斷唾罵而去

于凝

岐人于凝者性嗜酒常往來邠涇間故人宰宜祿因訪飲
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醒未愈令僮僕先路以備休憩時孟
夏麥野韶潤纒纒而行遙見道左嘉木美蔭因就焉至則

繫馬藉草坐未定忽見馬首南顧鼻息恐駭若有觀馬者則隨向觀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於荒塚之上五體百骸無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瓏枝節可數疑即騰馬稍前枯骨乃開口吹噓槁葉輕塵紛然自出上有鳥雀紛飛嘲噪甚衆疑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節絕倫疑心悸馬亦驚走遂馳赴旅舍而先路童僕出迎相顧駭曰卽君神思一何慘悴疑卽說之適有涇倅十餘各執長短兵援番覘以東皆曰豈有是哉洎逆旅少年筆集衆衆疑卽為之據前仍與衆約曰倘或尚在當共碎之衆恐不得見矣俄至其處而端坐如故或則叫噪

或則彎弓發矢又無中者或欲環之前進則亦相顧
先馬父之枯骸歔然自起徐々南去日勢已晚衆各恐
稍々遂散疑亦鞭馬而迴遠望尚見烏鵲翔集遂去不散
自後嶷屢經其地及詢左右居人乃無復見者

唐氏女

金華唐氏女伴遊城隍祠衆已出一少婦行稍後視判官
朕心頗動判官者忽舉手回身向之微笑婦思而歸其夕
昏然如醉見綠衣人入門與之語笑交接連曙而去昏則
復來如此月餘其夫亦儒生也延巫師治之皆不效他日
渠真人遇金華夫祈焉真人雅敬其門閭曰他人前

流為符今當為子親書子必敬謹乃有驗不然及以
乃為符三通曰致齋七日焚一符再七三七各焚其一如
其言始焚一符聞有撒沙於屋瓦者次符亦然三符至半
夜夫婦皆見一黑形人至牀前微有鑿索聲蓋判官囚執
之候也忽牀上大震一聲如巨槌擊者妖遂屏跡

高郎中

綿州高郎中有妾甚美忽有一丈夫走入室曰我故儒生
也假公榻一宿高公叱之已登妾牀矣與妾好合如夫婦
了不顧高公大怒擊之反中家人無如之何至於白晝
出言笑或幘頭金帶或藍衫皂靴裝飾無常倏忽不

延法官至皆為擊去它日張真人朝京過馬高公往謁
一符歸纔持入室即被丈夫碎為百塊叱云何物天師敢
犯乃公高公又追真人祈之真人怒老魅敢爾曰為君又
遲五日乃命一十二三小童持青竹竿并一瓮黃封其
口曰汝至高家見怪以竹杖擊其首彼若拜泣而退者勿
開瓮如其不懼開其封當有所見童如戒以歸果見丈夫
方與妾並立童即舉竹杖擊其首丈夫愕然而驚童子見
其不拜即啟瓮封一黑將軍長丈許自瓮而出提其首而
置瓮中童即封之高公初無所見也童子以其瓮予高
公曰可留此伏事其動力可用不敢無礼如前時也高公

懼而謝之乃去

曹世榮

揚州府學生曹世榮嘉靖元年出行得一紙裹於途故之
有白金五錢紙內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云拾者有
禍世榮懷歸以汗巾裹置衣桁上抵暮張燭獨坐見一美
人入室笑呼曹君可還吾銀世榮云無之美人固求榮指
示之美人解巾微笑一顧而去曰書主真是貪財翌夕復
至云與君有緣猥得相從遂留宿好合倍常其妻在榻
騰都不知覺黎明告去存蕭三旬至正晝相對了不
父母知而戒之不能却乃告其妻父應佐佐太學

行音之曰子心邪所以召邪作辨怪文懸於榻是夕
讀之有慚色曰此應公譏我耳吾作之亦不敢舉手與
云此書誚我我不可留即去明以告佐佐命移貼房門而
美人不至他日出郊遇諸塗問娘子何久不相顧美人曰
應公言大有理我所畏見又曰某日來與子別毋相忘至
日其父延佐同酌命世榮之侍其傍良久世榮回視階下
而笑佐叱之曰故態作耶有頃舉扇障面與階下切切私
語不休佐奪其扇焚之世榮稱小遺下階佐俟之久不至
起挽之問何為曰美人適來告別云因緣遽斷亦是天合
此行永不復見即君矣所惜者水裏來火裏去耳由此迷

經而水火之說則不可曉云

張益

紹興張益習儒為弟子其姑請初夜卧小室內見二蒼蠅
窓外飛入其几上倏成二人有頃漸大長可七八尺皆以
手撫生生皆不能出一語其一人抱其首其一人拽其足
盡力相掣覺其身隨拽而長長與屋簷等又据二壁角拽
之生昏然二人仍變為蠅飛去生亦寐旦起頓加脩三尺
軀骨雄偉與舊不同妻子大驚問之一字不復識聞於
奇遂奏為大漢將軍

宮山僧

常山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聳峭迴出衆峰環山三十
無人居貞元初有二僧至山陰木而居精勤禮念以
夜四遠村落為構室屋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
誓不出房二十餘載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東西廊
朗誦出唱空中虛靜時聞山下有男子慟哭之聲稍近復
哭則及院門一僧不動哭聲亦止踰垣遂入東廊僧遙見
其身絕大躍入西廊而唱之聲遂輟如聞擊撲爭力之
狀久又聞咀嚙啖噬聲尤甚厲東廊僧惶駭突走久不出
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氣力殆盡迴望見其人踉蹌將
則又跳迸忽逢一水兼衣徑渡畢而追者適至羣徒自不

阻水當併食之東廊僧且懼且行罔知所詣俄而大雪咫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隱身於其中夜久雪勢稍晴忽見一黑衣人自外執刀鎗徐至欄下東廊僧省息屏氣伺明潛窺黑衣踟躕徙倚如有所伺有頃忽院牆中飛過兩廂衣物之類黑衣取之束縛負擔續有一女子攀牆而墮黑衣挈之而去僧懼涉踪跡則又逃竄恍惚莫知所之不一數里忽墜廢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離血體猶煖蓋遭殺者也僧驚悸不知所為俄而天明視之則昨夜攀牆女子也父之即有捕逐者數輩偕至下窺曰盜在此夫以索縋人就井繫縛加以毆擊與死為鄰及引上則

夜之事本未陳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識為東廊僧者
且與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於邑又細列其由謂
西廊僧已為異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尋驗西廊僧端
若無恙曰初無物但將二更方對持念東廊僧忽然獨去
久與誓約不出院門驚異之際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
我則不知邑吏遂以東廊僧誑妄執為殺人之盜榜掠羣
灼楚痛備施僧冤痛証甘置於二賊狀無據法吏終無以
成其獄也逾月而殺女竊貨之盜他處發敗且得情實僧
乃獲免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常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寤忽有變髮髻青衣
女子姿質甚麗熟寐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
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故扃閉自是夜夜恒至有術士
為書符施髻中其夜佯寢以伺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髻
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入置髻中升牀而寢甚懼
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既登舟遂不至
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乃盡開船窓而寢中夜
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即潛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純然
有聲因爾遂滅

元自虛

開元中元自虛為汀州刺史至郡部衆官皆見一人年
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皆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
堂言訖而去自後凡有吉凶蕭老必預報無不應者自
到正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坐於簷上
垂於地或見人兩二三空中而行或抱嬰兒問人乞食
或有美人濃粧豔服於月下言笑多擲磚瓦家人乃自
虛曰常聞厨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
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日蕭老謁自虛曰今當
遠訪親故以數口為託言訖而去自虛以問老吏云嘗
聞使君宅後枯樹中有山魃自虛令預就與樹齊縱以焚

持若猿獍家人聞之意有非常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
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之其中也小兒節節皆解散如
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
出遠猶求乳出廊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擊布囊
跳躍拋擲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以索拈囊口懸
巨石而沉諸河欲負趨出於囊中仍云還同昨夜客耳餘
日又來左手攜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備
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於內以大鐵葉貫兩囊處
釘之然後鎖一鐵懸巨石沉之大江欲負趨出囊去囊
槓相送至是更不復來

謝以棺

鐵小兒

長孫繹之親曰鄭使君使君惟二子甚愛之子年十五
方典郡常使蒼頭十餘人給其役夜中蒼頭皆食子獨坐
忽聞戶東有物行來履地聲甚重每移步殷然俄到戶前
遂至牀下乃一鐵小兒也長三尺至麤壯朱目大口謂使
君子曰嘻阿母呼令吮乳來子驚馬叫跳入戶蒼頭既見遽
報使君使君命十餘人持棒擊之如擊石徐而下墜望門
南出至以刀斧鍛終不可傷命奉火燒之火焚其身則聞
口大叫聲如霹靂聞者震倒於是以火驅之既出衙門奉
足躡若車轍遂滅其家亦無休咎

婦人無髮至群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輩其死于既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領之良父遂蕩而入山嶺時欲昏黑民前送而歸竟不知其何物也

甕中小兒

昔有送書使者出蘭陵坊門見一道士身長二丈餘衣危冠領二青裙羊髻亦長丈餘各擔二大甕甕中數十兒啼者笑者兩兩三三自相戲樂既見使者道

管曰庵庵羊鬚應曰諾諾甕中小兒齊聲曰斯斯
走不知所之

白骨小兒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嘗
一夜謀投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窓外有格格之聲
久而不已濟川於窓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也於庭中四
處趨走始則又手俄而罷臂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
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
上階再聲入門三聲即欲上牀巨川呵罵轉急小兒曰呵
毋典兒乳食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墮地拳在牀笑騰趨之

之間樹中寃苦之聲不可聽引餘蕭老歸絕素哀哭曰無
何遠出妻妻子於賊手今四海之內孑然一身當令公年
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於地云速去速
去自虛俯拾聞之見有一小虎繞大如蠅自虛欲捉之遂
跳於地已長數十地躑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一家大
小百餘人盡為所斃虎亦不見自虛亦一身而已

廬江民

貞元中有廬江民因採樵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
餘自山嶠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走匿古采中窺之
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

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且腹
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
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胃亦不動胡人又曰
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
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
之不覺惶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群胡欲爭
射之巨胡誠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
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按去三矢持一巨礫西
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曰事起矣不如降之臣
胡郎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礫於地自去其中狀如

樹頭小兒

田驤南陽人梁末晚執弓箭從婦家還去舍十里無伴畏懼遙望前路板頭有緋衣小兒急逐之及到問曰汝何村小兒小兒曰家在樹頭驤謂欺已謂之曰吾長者與汝誰稚其語何為輕薄見報更行百許步至板頭首邊有極大樹小兒竟上樹狀如猿心以為異乃張弓逸樹覓兒見一物如幡長數丈高而滅至家困病幾死

富陽王氏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濱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樹長一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俱走盡乃脩治

岸上明日往視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
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束縛
云至家當斧砍燃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窸窣動轉頭見
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我性嗜蟹比
口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
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
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稽顙專請乞放王迴顧不應物
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
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名當復何計當應就死耳王至家燬
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上俗謂之山猴云知人姓名則能

重傷人所以勤勤問名欲以害人自免

虞定國

餘姚虞定國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嘗見說
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
欽之此夕寧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
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無以相報若有官事其為君狂
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
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寧
樂而淫人之女乎君復見來便斫之後果得怪

當請人之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

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

各據僧床寢息信忽見一妓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

宗信遽忙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飛入如前

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

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

衣襟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

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

皆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此

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知又縛手足欲取熾炭蒸之

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怪

頓丘人

黃初中頓丘界騎馬夜行者見道中有物大如鬼兩眼如鏡跳梁遮馬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迷便沈地犯之入怖甚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問訊因說向者之事如此今相得甚歡人曰我獨得君為伴快不可言君馬疾行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乃問向者物何如遂令君如此怖對曰身如鬼眼如鏡狀可惡人曰試顧我眼因視之猶復是也魅遂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即行推索於道邊得之

乃蘇遂說如此狀

張縝

處士張縝多能善琴其妻早亡於江陵納妾甚多縝來日
主庖小青衣於竈下得一銅人長可一寸色如火須臾漸
大長丈餘形狀極異走入縝房取其妾食之毛髮皆盡食
訖漸小復如舊形入竈下而失